

澳門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會

會訊(雙月刊) 第54期

二零零九年一月

香港銅鑼灣加寧街十號海威大廈2樓B座

電話：2881-8373 傳真：2363-4623 email：emily@tingsun.com.hk

網址：www.xanga.com/macaufriends

Flat B, Marco Polo Mansion, 2/f., 10, Cleveland Street, Causewaybay, Hong Kong

會長 李萬益 • 副會長 林慧儀 楊國興(兼財務) • 秘書 黃潔鑾 黃光聯 • 財務 周華根 • 公關 陳素娟 •

總務 關恆昌 • 康樂 鄭詠儀 • 稽核 甘蝶群 • 委員 楊志毅 唐錫斌 黃宛平 陳素清 蔣貞元 官一青

同學會活動

- * 好消息，校友會定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四日星期六在會所內舉行牛年新春團拜兼茶聚，大約於下午三時開始，歡迎各同學參加，有意者請通知陳素娟(9097 0920)，黃宛平(9757 4246)，關恆昌(9301 2649)。
- * 鳴謝 名譽會長潘漢賢於週年聯歡聚餐時贊助本會壹千圓，謹此確認並致謝
- * 母校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澳門永利酒店舉辦教職員聖誕聯歡聚餐，由校長羅玉成主持，主教黎鴻昇親臨盛會，筵開數十席。潘漢賢夫婦、李萬益、林慧儀、陳素娟、關恆昌、黃宛平、周華根等代表本會出席。
- * 母校之主禮堂已於近日竣工，澳門聖若瑟同學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在該處舉辦首場聚會。由理事長劉永年主持。頭威頭勢，希望我們的禮堂駿業宏開，從此帶來一番新氣象。
- * 乘赴澳之便，委員們聯袂探望在病中休養的林家駿主教，豈料主教聞風先至，他早已在府邸門口引領等待，與我們淺談寒暄之後，為了證明他的良好狀態，放棄輪椅與我們步往九如坊葡國菜館，會合主教黎鴻昇、羅玉成校長，劉炎新副校長，Nelsie 修女等十餘人在該館一起歡渡聖誕。見到他用餐時開懷暢食、談笑間氣充力足、林主教健康明顯有了進步，真是我們這個聖誕最大的快樂。
- * 古云：「一日為師，終生為師」，師長花盡心思教育我們，我們無不渴望回報之理。留港校友會每年的聯歡聚餐，既是同學們把酒言歡的好日子也是我們藉此再聽教益及答謝師長的最好機會。可是老師們不單不厭舟車之煩，旅途勞頓之餘還要攜來各式各樣的贊助，對著這些厚誼隆情，我們有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之難。要老師們破費實非同學會所願也。現經執委會議決，有機會時應向師長們重申同學會的處境，讓大家聚得開心。不情之舉，希各方原諒。
- * 會長李萬益及全體委員熱烈歡迎潘小燕同學(1968年 社畢業)加入為永久會員。

高球憶述—朝鮮 (啟程篇)

有關朝鮮的新聞近年來不絕如縷，金正日的健康問題、朝核問題、南北韓問題，相信牽涉時間最長的要算他們的糧食問題。據聯合國糧食署的宣佈，該國食品不足每年達過百萬噸之數。朝鮮對外並未開放，傳聞百姓生活非常艱苦，一切諱莫如深，但聽說平壤有個優美的高爾夫球場。朝鮮奉行共產主義，這個被認為資本主義的階級玩意，到底如何能夠在這貧困的國度獨善其身，為球友提供服務，我們這批發燒友決定一揭朝鮮神秘面紗。

要去朝鮮並不容易，祇有幾類人仕可得到接待，我們用投資身份得到了入朝證。香港與朝鮮沒有直航，最熱門的方法是先飛往北京或瀋陽轉飛平壤，或先飛瀋陽轉機往中朝邊陲的接壤城市丹東，然後橫過中朝分界線鴨綠江橋，過橋後乘搭火車南下直落平壤。前者省時慳力，後者費時吃力。但為了沿途增廣見聞，我們仍然選擇了後者，在香港我們不也是經常攜著重甸甸的行李步過羅湖嗎？那又有甚麼應付不了的？

在一個五月的下旬我們從港飛抵瀋陽，又瀏覽又打球，兩天之後，照原來行程乘搭旅遊車到了遼寧丹東市，辦理入朝證的機構派出代表為我們接風晚飯，並約定翌辰六時派車送往鴨綠江匯合，在那裡旅客須自行輪候過關。出橋過關之後，將有懂英語的朝鮮導遊接應，並安排火車、旅店及在平壤的一切節目。但最重要的還是告誡大家謹言慎行，循規蹈矩，朝鮮是一個講規律的國家，出門在外，平安最重要！提示的氣氛，嚴肅得讓我們倒抽一口涼氣。最後，為了讓我們對朝鮮人民展示友好，他派給每人一大袋預先攜來的文書用品、兒童畫冊、以便留待參觀學校時作見面禮之用。原本一行八人，阿滔、泰山潘、阿堂、積及、阿琦、阿植、及我，其中老余臨陣開了小差，因他聽了昨晚的提示，整夜擔心他的證件如果蓋上了布殊所謂的軸心邪惡入境印，便恐怕返不到外國了。

充滿戰爭歷史的鴨綠江鐵橋就橫躺在我們的面前，以現代的建橋規模來看，它並不宏偉，它建築於鴨綠江上較狹窄的兩岸。靠近丹東市的一半歸祖國管理，灰色的鐵橋和黑色的行車橋面都髹上了新漆，射在鐵橋上的晨光閃耀生輝，讓你瞪不見物，就近一看，才見鐵橋上佈下大量機槍子彈痕跡，韓戰時戰況之烈，可見一斑。彼岸的一半，情況剛好相反，橋身剝落失修，彈痕累累，橋上的炮傷像大戰剛過。岸邊的蘆葦與水中植物，這邊修剪合度，那邊卻雜草叢生，污濁之物，隨水而下。中朝的邊檢分設在橋之兩岸，雖然建築簡陋，這方熙來攘往，一片欣欣向榮之象，那邊卻荒涼冷寂。我們這七個人，就在這橋頭的曠野上從早晨七時多便一直在等，幹小買賣的水客也一起加入在等的過關行列。為了防止走私偷渡，對方在沿江佈下大批部隊荷槍實彈，這些手持自動武器的朝鮮軍人，臉容冷酷，那狹細的眼睛射向我們時，讓人不寒而慄。很多時，祖國的邊防大兵木口木面，經常受到過關港人的負面批評，但他們保疆護國之餘也肩負著我們的安全。這一刻，血濃於水，他們的作業態度在我們眼中也變得很可取了。

過關手續辦得很慢，檢查一絲不苟，那些累贅的球桿最引起他們的注意。抵彼岸時已是中午時分。兩位導遊一位崔先生另一位金先生已在出口等待我們了。為了趕及火車，我們迫不及待要即時步往車站登車，路途不遠，但路面崎嶇，面對彎窄的梯級，須時而拾級而上，

時而須拾級而落，我們有輪的行李箱已難以拖曳，肩背上的球桿、文房見面禮物和私人行李，越行感覺越重，最讓我們頭痛者，是國內朋友好意送給我們的隨身食物，其中有牛肉乾、怪味蛋、糕餅，即食麵，蒸餾水，果汁、生果等等一大袋。這些重量加在一起，已遠非如想像般羅湖過關咁簡單，簡直是蚍蜉撼大樹，螞蟻頭上加個噸了。

我們渾身汗水，在車卡淨心調息等待開車，車卡很悶熱，我們希望能快點開車，車開動了便有空調。我們也在計算抵達平壤的時間，列車看上去很陳舊，但始終屬於電動，相信有希望趕及在下塌的酒店嘆上一壺下午西茶。導遊與我們交換行程意見，不知何故，與我們所估計卻格格不入，豈是英語溝通出了問題？列車終於吱吱作響，啟動了，可是冷空氣沒有來，來了些似乎是熱氣，空調恐怕是需要一些時間的。車行進得很慢，阿琦是廠家，告訴我們他週遊列國的經驗，火車上力是需要一步一步。可是一個小時過去了，那些坐腳踏車的農民，踏著滿滿的雜物一架又一架地在我車窗擦身而過。我好奇田野間的農民為甚麼長得這麼瘦，雞也瘦、鵝也瘦、羊也瘦、犬也瘦、驢也瘦、馬也瘦，牛正面望上去，身體瘦得像一塊啡色巨型意大利薄餅，然而這塊薄餅竟也曳著破舊不堪的木板車蹣跚地從後而來與我比肩同行。我看著錶很納悶！球友們開始胡亂猜測顯得極不耐煩，讓我們不解的是，同車的本地搭客對此卻若無其事，竟靠在半開的窗框呼呼入睡。我們找來了姓崔的導遊了解情況，事實上，這兩位由觀光局派出的導遊與見慣的導遊可不一樣，很少笑容，對你所攜的行李也毫不援手，甚少交談，可是不談則已，一談驚人，姓崔的用著凜然的口吻向我們辨說：「為了支持國家省電，所以列車不會高速行駛。」，「空調既浪費電力，也沒有「自然風」這樣健康。」，「我們所乘的列車，不用電氣化，是先進的電動列車。」，這真是一個不幸的誤會。從前任職消防幫的阿堂，已棄公職而從商，惜脾氣仍最火爆，聽後與球友們用廣東話一起罵聲不絕。這個誤會卻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示，我雖非出身富貴，卻久已乎習慣了生活於富裕的社會，熱來開空調、旅行乘子彈車，看見一個電字，便理所當然以為準是高能效應的電氣化了，「一葉障目」的我這才猛然醒悟，鵝不一定是肥的，牛隻也不一定是肚子鼓得脹脹，資源匱乏，何祇列車，甚麼也動不了！（下期待續 恆社 李萬益）

* 同學會會長及各委員祝各位神長，師長及同學們二零零九年身體健康，新年進步，萬事如意！